

1

关于个性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虽然是复杂多变、各不相同的，但是一般都是通过特定的概念体系来完成的。概念，即“名”，是人类对某种事物共性的认识，是约定俗成的抽象的反映，也是人与人相互理解、交流的基础。但每个人由于生活经验、交际范围、知识结构、文化修养、接受的刺激、情感经历等各不相同，所以即使是他对事物的抽象认识，也会有个体性、经验性的差异，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当一个人用语言材料思维时，语言指称的客观事物，即“实”，也许在思维者头脑里不是只反映出约定俗成的“概念”，而是映射出某种印象，某种他潜意识认识到的此事物的对他来说更鲜明、更直接的特征、经历它时的某种氛围、某种感觉。而且这种反映也会随着经验的再积累、对新刺激的再反应、或某时某地某种语境某种对象的不同而即时地发生变化。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就事

论事”，它像庄子的“逍遥游”一样“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人们对“个性”一词的认识也是如此，概念意义的不同，往往不单纯是语义学的分歧。

1997年韩少功出版的小说《马桥词典》的后记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语言事实：“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释。”“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他按照词条首字的笔划多少排列索引，而且每个词条都记录有语言事实，如十二画的“道学”：“我给了盐早的婆娘二十块钱。她乐滋滋地收下，嘴里当然有很多客气的话：‘盐早经常说起你们的。’‘你如何这样道学呢？’等等。道学，在马桥语汇中是讲礼性，讲德性，讲大道理，一本正经而且有点罗罗嗦嗦的意思。一般来说，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如果考虑到儒家道统多少年来包装了多少伪善，那么这个词在外人听来，又不能说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词。”（162页）

每个词就像一个星体，在它的周围环绕了一些主观认识、个体情感的星云，有的使星体更模糊含混，有的使星体更美丽轻妙。词典上的词的“概念义”是一个理想的、静态的、抽象的定义，有人称为“客观意义”，而在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

在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中，人们会为其附加上现实的、动态的、具体的色彩和意义，有人称之为“主观意义”。对语言符号的所指进行确定时，人们往往是依据生活中的语言事实，一方面规范，一方面预测；而言语运用者对语言的规则一方面运用，一方面创造。意义表现为一种关系和过程，在微观语境，即语言学语境中，一个词语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词的组合、聚合关系，以及与上下文的关系中确定的；在宏观语境，即社会学语境中，一个词语的意义是在与表达主体的经验情感、认识心理以及文化、民族、地域、审美等的关系中确定的。意义在过程中得到表现，我们也在分析“个性”的过程中理清它的含义，在它与其他词的关系中，确定它的内涵。

我尽最大努力地搜集了一下生活中关于个性的语言事实，它的义项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也许从下面一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言语交际中人们对个性的认识倾向和个性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也将是本书研究个性的出发点和根据。

在语言实际中，个性有时被当作和性格、气质；人格；另类、时尚；人性等词相近的意思混用。

第一节 性格 / 气质

个性心理学中把个性心理特征分为三个方面：气质、性格和能力。

气质一词来自日语，它的字形来自于日语的汉字词，为英语 Temperament 的意译，原意是指人体体液的混合比例。气质能表现出个人心理活动的较为稳定的反应特征。具有某种气

质的人，在不同的行为中，能产生相似的心理和生理趋向以及动力反应。一种气质类型常有相应的心理特性，在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这几种不同的气质类型中，它们的感受性、耐受性、速度与灵活性、可塑与稳定性、不随意反应性、内向与外向性、情绪兴奋性、情绪和行为特征等心理特性也不尽相同。早于巴甫洛夫 2000 多年，中国就已经有了关于气质的理论，《黄帝内经》中的《灵枢·通天篇》根据人体阴阳之气的比例将人分为“五态人”，分别是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中国中医研究院薛崇成、杨秋莉在《五态性格检测表》一文中指出：“《内经》中原有关于五态人性格之描述，除阴阳和平型外，都包含有致病与致犯罪之性格……少阴之人，以内心活动为主，不妄动，稳健，警惕，谨慎，故致犯罪的情况相应较少，但可以成为致精神病之因素。”^①

在现代健康研究中，对这五态人也有一些新的诠释：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随意自得而不拘谨），好言大事（喜欢高谈阔论），无能虚说（没有真实本领，常常言过其实），志发四野（志向远大，但不切实际），败而无悔（常过于自信而意气用事，虽遭失败也不知悔改）。这类人的心理健康一般都处于较低水平。

少阳之人：提谛自贵（处事精细谨慎，自尊自重），好为外交（擅长人际交往），内而不附（不愿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立则好仰、行则好摇（站立时头仰得很高，行走时惯于

薛崇成、杨秋莉：《五态性格检测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1988年，28页

左摇右摆)。这类人的心理健康处于一般水平。

少阴之人：小贪贼心（贪图蝇头小利，常存害人之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有幸灾乐祸之心，见到别人有所失，就像自己有所得）；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常怀嫉妒之心，见到别人获得某种荣誉，自己反而感到愤怒不平）。这类人的心理健康也处于一般水平。

太阴之人：贪而不仁（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好内恶出（喜欢索取，厌恶付出），心和不发（处心积虑，不动声色），不务于时（只顾自己，不识时务），动而后之（见风使舵）。这类人的心理健康也处于较低水平。上述五种类型与心理健康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由于每个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调控的能力不同，其心理健康状况也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①

性格也是个外来词，它是日语从英语的 Character 翻译而来的。这个英语词又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指经由雕刻所留下的印痕、标志、记号。孔子曾把人的性格划分为：“中行”“狂者”“狷者”三种。“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其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拘谨、保守，“中行”介于二者之间，孔子倾向于“中行”，“依中庸而行”。我们常说的个性，其实指的往往是性格。性格包括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理智特征。性格比气质少了点稳定，气质类型一般不大容易改变，但性格是可以后天塑造的。

性格、气质并无好坏之分，有的人外向多一点，有的人内

^① 摘自三九健康网 <http://asp.39.net/public/mentalworld/psychology/200107/9695820010731.htm>

向多一点，有的人属于混合型。不论是哪种性格、哪种气质，都有先进的一面，都有成功的可能，处于运动中介状态的个性对其他几个方面也有影响。性格、气质不同于个性又与个性有密切联系，它们是个性形成和发展趋向的深层内在动力，更强调个人发展的差异性动因。但性格、气质和能力只是个性的心理特征，个性的形成还有遗传基因、地域环境、家庭背景、文化程度、思维习惯、社会关系、情感体悟等多方面的影响，个性的关键是其先进性。

第二节 人格

在变态心理学领域，常用的术语却是“人格”。

人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认为人格结构中有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本能、欲望、冲动，是“力比多”内驱力，它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社会道德的维护者、执行者，是人格的理想状态；自我是本我和超我的中间状态，周旋于二者之间，遵循现实原则。人格中有冲突，有“阴影”（荣格语），有压抑，有焦虑，有转移，有升华，却无高低之分，也不以道德、伦理、价值判断为标准。精神分析学家沙利文更是对西方世界做出了“病态社会”的诊断，“西方世界是病人膏肓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病态的。”^① 弗洛伊德的弟

^① 转引自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2页

子阿德勒以“自卑感”为内驱力，创造了“个性心理学”，但并没有超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与升华说。荣格创造了“集体无意识”理论和“个性化”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颗有一切未来发展可能的种子，它是一颗神性的种子，个性化的过程就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荣格无疑把这棵种子神秘化，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也许更加彻底和深刻：“一切事物都已存在于种子之中，因而所谓变化只是早已存在的东西的生成过程，是由潜在到显现的过程。”^①而且潜在的部分也是变化发展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显然都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冲突为研究领域，而没有考虑到人格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精神分析学派的霍妮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更多地源自社会、文化、时代，而在所有这一切中最直接的来源是人际关系。

个性首先是一种不同，表现为一种创造，个性的本源就是不息的创造性和活泼的生命力。个性是在生命力反抗各种异化、非人性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具有未完成性、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始终处于运动的中介状态。个性化过程是个整合、统一、圆融、和谐的过程。个人在尝试、奋斗和自我超越中完成个性。健全的个性，应该是摆脱了异己力量束缚的自由自在的个性。

再回到大众的言语实际中来看“人格”一词的含义，人们常用到“人格力量”“人格魅力”“人格感召”“高尚人格”“理想人格”等词组，“人格”的意义就在这种关系中明确地显现

^① 转引自于根元：《语言的潜、显及其他》，《语言应用论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45、46页。

出褒扬的色彩。人格要符合现时社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是一种内在的深刻、历史的沧桑和家国的责任。有人说，人格有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塑造伦理中的“完全角色”；道家的人格理想是“天人合一”“逍遥游”；佛家的“清静无为”“真如”“极乐”，是中国传统文人对理想中的精神自我的最高追求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与“个性”相比较，人格魅力更趋向于精神的完善和成熟，是一种稳定厚重、高尚圆满，一种大智慧、大胸怀。人格是个起点很高的词，代表一种高层次。而个性有高层次人格的一面，也有灵动、多样的一面，个性既有人格这种共性的追求，也有更高层次的超越和创新。个性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个性就是高层次的人格，以及对高层次人格的创新和超越。

第三节 另类和时尚

另类是和主流相对而言的，另类是一种反主流，更多的带有反社会、反文化的叛逆意味。嬉皮士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另类，也有人称曹雪芹是封建社会的另类。个性并非另类，也并非主流。个性不是奇装异服，冬行夏令，奇谈怪论，嬉皮朋克，个性也不仅仅存在于“主流文化”中，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中“倒退”“恶俗”“灭人性”“反文化”的现象并不少见。个性在不同时期既可能存在于主流，也可能存在于另类，它并非一味地反叛，它是一种超越，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阶层中它都是最先进、最优秀的成分，都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意

志。

个性也并非时尚，时尚是一个时期的风尚，带有流行性、短暂性、盲目追随性，现在到处有人高呼“张扬个性”，所以个性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时尚，但时尚并不是永久的个性，而且，时尚往往造就无数缺乏个性（个性不鲜明）的人，高层次的个性是追随不来、模仿不来的。

个性与另类、时尚等词被混用是有语义基础的，首先都表现为一种不同，个性的某些外在表现形式和另类、时尚有些相似性联系。

求同是人的本性，求异也是人的本性。对另类我们不能完全排斥，主流和非主流虽是事物的两面，但对立的双方本身就是互相包含、互相转化的，每一方都已潜在于对方之中，互为因果，互为潜显。一阴一阳之为道，非主流是必然存在的，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也是主流的补充和对主流社会的监督，一种冷眼旁观，有时它蕴涵着个性的光芒。

后现代社会，一些新新人类以酷为美，一些美女作家以性、吸毒为描写对象，标榜“用身体写作”，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女作家方方指出：“当下少数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行为叛逆而思想陈旧，精神的反叛少了，肉体的反叛多了。”^①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新新人类开发了人类游戏的本能，并把游戏作为一种信仰，美女作家又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发出了对男权父权社会不尊重女性自然人格、压抑女性性意识、扭曲女性性观念等专制行为的强烈挑战。我们赞扬怀

^① 臧敬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叛逆——中日女作家畅谈女性文学》，《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8日。

疑、挑战突破，但不赞成某些非主流者对生命采取的消极、灰暗、并颓废其中不愿自拔的世界观。而且反抗也有层次性和方向性，反抗有高有低，有前进有倒退，有先进有落后。批判固然有力量，但建设才是关键，美就在前面，纵然寻找的路上有厄运坎坷，有黑暗伪诈，有丑恶陋俗，但个性从来都不改初衷。

刘索拉的搭档吴蛮对民族乐器琵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运用，刘索拉对此评价说：“并不是说我把琵琶的功能放大了，而是琵琶本身就有功能，它的潜力非常大。”^①万物由道生，道又法自然，任何事物都是有着无限广阔潜能的世界。万物都遗传着天和大，显现出来的只是“潜”的一部分，而人对“显”的认识尚且是“有相”的、有限的，是一种“执有”。“存在先于本质”。琵琶的功能也是琵琶本身蕴藏的，对事物的认识套用于根元教授在《语言的潜、显及其他》里关于语言本质的论述，应该是事物的“潜、显以及相互关系，甚至包括与此有关的关系，合起来才是”事物的本质。许多另类、酷客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打破我们对事物固有的秩序认识，个性敏锐地从中更多地发觉事物存在的潜能。潜能的开发，目的不是为了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解放自我、也解放天性。我们要高扬个性的旗帜，开发世界的宝库。个性存在于并非齐头并进的世界中，良莠不齐，善恶共生，这些都是个性存在的外部联系。我们说的“个性不是孤立和静态的”，也表现在它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需要雪亮的目光，敏锐的感觉，分辨高下，区分粗细。

杨子：《刘索拉：干嘛非得金嗓子》，《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

第四节 人性

精神分析学家舍勒尔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之一是不可定义性。但这并不妨碍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人性进行广泛而旷日持久的论争。从王充的《论衡·本性》里可以看出，最早提出人性有善有恶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世硕，他在已经散失的著作《世子》中说道：“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

从孟子的《孟子·告子上》中所引资料可知，战国中期的告不害提出了“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他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不害把人性等同于生物的人的本能，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受到孟子的批判，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荀子也有“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等等说法。西方基督教也有“原罪说”。

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

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①他还说过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对人的一般本性的论述，而在不同历史时代发生着变化的人的本性，有时却以截然不同的表现令人吃惊地出现。对人性的探索常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有的时代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有的提倡“逞侈奢欲”。马克思说：“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②广义上的人，也就包蕴着整个历史中人类自身的实践，向善、高格、仁德、优美是人的内涵；嫉妒、虚荣、俗陋、尚武也是人的内涵。尽管人们把人性与动物性、兽性区分，但自然性和假恶丑仍然客观存在，而且正是因为有假恶丑，人们才趋向真善美，正是因为有黑暗，人们才更加渴望光明。

在当代文学影视中，暴力、吸毒、凶杀、性的内容随处可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暴力美学”。在影视中，暴力美学最初是以 1967 年阿瑟·佩恩的《邦尼和克莱德》、1971 年库布里克的《发条橙》、1976 年马丁·斯克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为标志出现的。其中在《邦尼和克莱德》一片中，导演用慢动作表示两位主人公最后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的场面，堪称暴力美学的经典。《发条橙》片中的主人公阿历克斯作恶时要听着贝多芬的音乐，看着毕加索的画，也都是对暴力用了一种欣赏的视角。这一阶段，对暴力的认识脱离了社会学意义上伦理道德的审判和教育，标榜到一种美学和哲学的高度，号称有距离无功利地看待暴力，用镜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669 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74 页

头对血腥的暴力造成一种观赏的效果。接着，暴力美学在香港成熟起来。以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断箭》《变脸》以及后来的《风语者》等，和徐克 1979 年的《蝶变》《笑傲江湖》系列为代表，其中吴宇森影片中经典的鸽子，教堂，风衣，慢镜……都给暴力带来了浪漫的气息。这一阶段，也是淡化现实社会的道德评判，而把武打、动作、功夫进行浪漫化、诗意化的夸张，走向形式主义，企图创造一种舞蹈般的飘逸和神韵的时期。

暴力美学在美国产生，在香港成熟，又反过来影响全世界。比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奥利弗·斯通的《天生杀人狂》等，这一阶段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对暴力影片中对人性的探索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① 裴毅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中说：“这种对‘人性恶’的归纳与认识，较之盲目地信仰‘人性善’要深刻得多。”但是，他认为的人性的反面揭示和批判比“浅薄”地提倡和弘扬要深刻得多，这是一种思想方法的错误。事实上作为宣扬性自由，表现暴力和恐怖最多的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也应该接受政治观和价值观的双重审判。2001年9月17日《广州日报》有文章认为“拉登的暴力手法是跟中情局学的”“拉登：美国制造的怪物”。美国的第二次珍珠港事件，正是它宣扬暴力恐怖的结果，所有的场面都像极了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镜头，它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以说，探索人性丑恶的一面是一回事，不加判断地表现、甚至宣扬丑恶，以丑恶为信仰是另一回事；承认丑恶是一回事，允许并纵容丑恶是另一回事，如果文

^① 参考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学真的像裴毅然所说只有从反面角度揭示批判人性才算深刻才是任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对人性多角度地探讨无可非议，但只是一种“反向角度”必然失之片面，而且“反向角度”也不一定深刻。

百花齐放的目的并不是百花齐放本身，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意义不在于方法的眼花缭乱，而在于目的，终极目的。

人的本性源于人对本性的自我关照。对人性的认识，不仅仅表现在渴望知道人是什么，更表现在想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褒扬，哪些东西应该排拒，哪些东西有待完善，后者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个性的魅力。“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孤立存在，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中，辩证法不承认绝对分明的界限，善、恶也是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儒家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佛学上说，即使在每一粒灰尘中，都可以洞见佛性；禅宗公案说到，即使在草芥、尿溺中都有佛法大意，大乘佛教更是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佛，即使在“恶”中也潜在着佛性的光辉，佛祖来者不拒，普渡众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人性善的光照耀着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只是“恶”的这个存在，只是这个“显”，并不是人性，先验存在的善、恶并非事物的本质。本质依然是潜、显的关系和与之有关的一切其他关系。本质依然要在选择和过程中体现。人性在于建设。人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向善，求和谐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性的本质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承认和尊重，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创建和提升。

把马克思的“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

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延伸一下，就是：最后是要研究在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个人的本性。个性是人性的全息元。个性的本质代表着先进的认识、历史的趋势。

第五节 品目

我们现在品评一个主持人的个性时，常说这个主持人从容大气、稳健洒脱，那个主持人亲切热情、含蓄大方等等。在一些教材中也有这样的评价：

节目主持人的个性语言传播无不受到节目个性的制约、影响。节目类型特点不同，对主持人个性语言的要求也不同。如四川电台《农村节目》主持人李民的语言朴实自然，带有“乡土味”；《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杨澜的语言活泼清新，充满着朝气和青春活力；《为您服务》节目主持人张悦的语言真诚热情，充满着爱心和柔情；《午间半小时》节目主持人傅成励的语言洒脱豪放。以上主持人的个性语言传播都是其主持的节目性质特点所需要的，合拍的。

主持人在说理或阐述鲜明见解时，其语言或尖锐泼辣、或热情奔放、或幽默风趣、或温文尔雅、循循善诱、有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并倾注个人的思想感情。总之，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就没有个性化的主持人形象……^①

其实，这是一种人物的品藻。

人物品藻起源于先秦，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孔子

^① 陆锡初：《主持人节目学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220页。

对诸位弟子和他人的评价，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论语·雍也》中也有，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子曰：“贤哉，回也！”《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还有“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等等。涉及才学、品德、反应能力、伦理等各个方面。

到了汉代，人物品评更加盛行，它源自汉代选拔官吏的推荐制度，包括察举和征辟，这也往往成为人们表达道德追求、人格理想、政治量材的一种最好形式。这时，汉代的人物品评受到民间“相人之术”的影响，使较为抽象的品评开始转向对人物的生理结构和相貌的关注。东汉王充的《论衡》专有《骨相》篇：“人命秉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符在《潜夫论·相列》中说道：“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布，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

刘劭（字孔才）历仕武、文、明三帝，著述颇多，他的《人物志》堪称此时期政治人才学的高峰，他较体系地运用和总结了气、阴阳、五行思想，在《体别》中把“偏材”分成 12 类，并简述各自的特点：强毅之人，狼刚不和；柔顺之人，缓心宽断；雄悍之人，气奋勇决；惧慎之人，畏患多忌；凌楷之人，秉意劲特；辨博之人，论理贍给；弘普之人，意爱周洽；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沉静之人，道思回复；朴露之人，中以实砢；韬讷之人，原度取容。多种偏材，各有优缺点。他主张用“九征”（从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方面）、“八观”、“五视”等方法去观察、分析人物。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评价《人物志》，称

它是关于人的才性或体别、性格或风格的论述。这种论述，虽有一定的词语，因而成为系统的论述，然而却是一种品鉴的系统，或可称作“欣趣判断”。这种才性名理实用性很强，为统治者了提供一套知人、识人的标准。

到了魏晋，人物品藻已从人物的政治和道德评价，转为对人物的个性风采和仪容气度的欣赏。虽然两个时期对人体结构中的神、骨、肉的借用是一样的，但是这时的神、骨、肉已转化为审美层面，并进一步深化为对人体结构的整体把握和深层体悟，这也为把握其他审美对象提供了一套审美模式，从人体结构出发，可以推行到时文艺术、宇宙万物。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曾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竟是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由气阴阳五行而来的人体结构是中国美学审美对象的结构。这一结构从审美的人物品藻确立，扩展到其他审美领域，标志着中国美学的成熟。”^①

后人在其基础上，将人物品目进一步扩展，如皎然《诗式》中辨体 19 字：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贤、达、悲、怨、意、力、静、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体性”时，用：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组词，司空图《诗品》中用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 24 品。

《世说新语》中记载，人们常用某种自然景物或某种场景

^①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4页